

齊東野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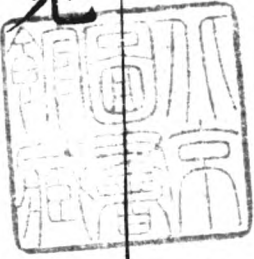
卷十一至卷十五





齊東野語卷十一

黃德潤先見



黃洽德潤事阜陵為臺諫執政未嘗有大建明或  
譏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  
坐從容論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  
曰卿以為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  
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  
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復得



齊東野語  
觀清光陛下與日思臣之語欲復見臣亦不可得  
矣退卽求去甚力以大資政知潭州後壽皇在重  
華宮每撫几嘆曰悔不用黃洽之言或至淚下

### 譜牒難考

歐公著族譜號爲精密其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  
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  
鄉里賴以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生萬爲安  
福令公爲安福九世孫以是考之詢在唐初至黃

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  
百四十五年乃爲十六世恐無是理後世譜牒散  
亡其難考如此歐陽氏無他族其源流甚明尚爾  
矧他姓邪

###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吳人

國史作  
杭州人

初名裸登政和第徽

宗改賜今名靖康初以太學正兼明堂司令與路  
允迪宋彥通奉使金國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



城不下金人怒之囚於雲中淵聖北遷茂實冠裳  
迎謁拜伏號泣請待舊主俱行不從且誘之曰國  
破主遷所以留公者蓋將大用遂留之鴈門先是  
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誥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  
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  
自敘云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所當從  
其主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旛裹其  
屍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臺山寺下不必封

樹蓋昔年病中嘗夢遊清涼境界覺而病愈恐亦  
前緣今預作哀辭幾於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若  
蘇屬國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詩  
曰藿鹽老書生繆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  
辭難殊憐復盟好仗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途  
望漫漫儉輩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  
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遷同來悉已歸  
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



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嘆安得歡波瀾卷  
大厦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  
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蠋獨守節齊人有甘言經  
首日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老爲民  
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沒江海近或死朝  
昏歛我不須衣裹屍以黃旛題作宋臣墓篆字當  
深刊我室年尚少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  
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飢寒歲時一酌我猶

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與鄉寄沉寃他時風雨夜  
草木號空山後竟以憂憤成疾殂北人哀其忠爲  
之起墓鴈門山歲時致祭焉所記張浮休之弟確  
嘗爲烏延帥幕獨不廷謁童貫及徽宗本以五月  
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補史闕後  
董誥自拔歸南上所爲詩贈直龍圖閣國史雖有  
本傳甚略且無其詩并敘與此亦少與余訪之北  
方紀錄得其實焉



何宏中

何宏中字廷遠先世居鴈門父子寄守武州宣寧尉沒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舉廷對第二名調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爲河東河北兩路統制接應副使武漢英守銀冶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漢英戰死宏中堅守以糧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之以官廷遠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邪囚西京獄久之

免爲黃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遷徽宗東華君御容以事之所著有成真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歿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亦何辭姓名不到中興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國史乃失其傳焉

姚孝錫

姚孝錫字仲純豐縣人登宣和六年第調代州兵曹金人寇鴈門州將恇怯議降孝錫竟投牀大駟



不與其議既得脫去遂往五臺薄移疾不仕因家  
焉時年三十九治生積粟至數萬石遇饑歲盡出  
以賑貧乏鄉人德之所居正據五臺之勝亭榭數  
十座花竹百畝中歲盡以家事付諸子日與賓朋  
放浪山水詩酒間自號醉軒至八十三乃終有集  
號雞肋有題滕茂實祠云本期蘇鄭共揚鑣不意  
芝蘭失後凋遺老祇今猶涕淚後生無復識風標  
西陘鴈度霜前寒滹水樵爭日暮橋追想平生英  
偉魄凌雲一笑豈能招七言如節物後先南北異  
人情冷暖古今同久客交情諳冷暖衰年病骨識  
陰晴玄晏暮年常抱病子山終日苦思歸深林有  
獸鳥先噪廢圃無人泉自流食貧豈復甘秦炙客  
病空懷奏楚音五言如岸漲魚吹沫山空石轉雷  
谷虛生地籟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蜀娼詞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



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卽韻荅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呪你或謗翁嘗挾蜀尼以歸卽此也又傳一蜀妓述送行詞云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橙木

狂詩乞橙木詩無音或讀作豈而韻書亦無此字集中又有橙林礙日吟風葉鄭氏註曰五來反若然當作猷字余嘗見陳體仁端明云見前輩讀若欵韻頗以爲疑後見劔南詩有著書增木品搜句覓橙栽又荆公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橙小園封植佇華滋益信欵音爲然橙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



齊東野語  
七  
謂卽榕云

### 辨章

毛詩采菽平平左右毛氏傳曰平平辨治也正議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讀詩記引荀子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云平平左右今考書傳不見辨章事史記作便章徐廣云下云便程則訓平爲便也駟按尚書並作平字索隱云古文尚書作平字此本蓋讀平

爲浦庚切平旣訓辨遂爲辨章鄒誕生本亦同漢以伏生書爲今文安國書爲古文堯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辨章者今文也特未知詩疏所授書傳爲誰作耳昌黎袁氏先廟碑亦云贊辨章

### 曹泳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燻代輔政上視之無語



齊東野語 八  
既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爲此則荅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崑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勅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荅則又曰公忘之邪泳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

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微時索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泳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燔本檜妻黨王氏子蠢駮



齊東野語 九  
嘗燕親賓優者進妓嬉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  
懌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  
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  
鶚皆位朝列泳嘗勸檜還一飛以補嬉處未果而  
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  
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朱漢章本末

紹興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內禪前一日宰相朱

倬罷倬字漢章三山人登宣和第或謂張浚明橐  
薦之非也其實因劉貴妃以進妃北人流寓閩中  
有殊色中貴人掌神御者圖上其貌久之不省始  
歸西外之宗家宅日上見圖悅之命召入遂有寵  
其父懋後至節度使倬居鄉里識之夤緣締交後  
爲學官請外得舒州將陞辭刺知上燕閑所觀史  
傳於奏疏中道之大稱旨留爲郎不數年爲中司  
遂至宰相最惡王十朋其在臺嘗風陳丞相康伯



去之陳以告汪聖錫汪曰彼爲中司胡不自擊之  
陳曰畏公議也汪曰彼且畏公議相公獨不畏公  
議乎旣而十朋不自安請外將予郡倬又曰顛人  
如何作郡乃得外大宗丞公論大喧然上眷殊厚  
辛巳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岩爲守時倬與康伯  
並相遵依求入爲禱倬唯唯康伯曰進退近臣當  
由上意非其所敢知也及將內禪康伯奏書詔方  
允翰苑獨員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惡其非出已卽

曰不可其弟邁新爲右史今復召遵此蘇軾與轍  
所以變亂元祐也上卒召遵副端張震真父爲同  
列言上方行堯舜之事此人豈可輔初政不去之  
必爲天下患遂力攻之上初不聽時競傳覃霑在  
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旣蔭補矣頗欲  
並緣在學人例竄名其間真父廉得其事疏中言  
之上始怒遂罷相景岩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  
之基曾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



疇庸時真父疏不付出內外迄莫知其所坐雖倬亦自疑懼惴惴累年汪公帥閩至郡方欲謁之一夕暴下卒國史本傳乃謂高宗有內禪意倬請徐之及孝宗卽位諫臣以爲言以憂懼卒或以爲服藥而歿皆不然也

陸務觀得罪

陸務觀以史師垣薦賜第孝宗一日內宴史與會觀皆預焉酒酣一內人以帕子從會乞詞時德壽

宮有內人與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觀因謝不敢曰獨不聞德壽宮有公事乎遂已它日史偶爲務觀道之務觀以告張燾子宮張時在政府翼日奏陛下新嗣服豈宜與臣下燕狎如此上媿問曰卿得之誰曰臣得之陸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惡游未幾去國

蘇師旦麻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



齊東野語 十二  
祓彥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且爲都承旨祓與  
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  
且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爲有文事有  
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  
道也旣宣布物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爲之  
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於司業  
易祓草蘇師且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旣而  
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雷變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  
相葉顥魏杞皆策免先是會慶節金國使在庭時  
受誓戒矣議者欲權免上壽就館錫宴廟堂姑息  
不能主其議宴集英如常天變豈偶然哉洪邁當  
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  
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蓋有所風也

高宗立儲



孝宗與恩平郡王璩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猶未堅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卽爲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慈孝李后

慈孝李皇后安陽人父道本戚方諸將故羣盜也

后天姿悍妬旣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肅謝后事高宗及憲懿聖甚謹至后頗偃蹇或乘肩輿直至內殿成肅以爲言后恚曰我是官家結髮夫妻蓋謂成肅自嬪御冊立也語聞成肅及壽皇皆大怒有意廢之史太師已老嘗詔入見北宮密與謀浩以爲不可遂已宮省事祕莫得詳也其後益無忌憚貴妃黃氏有寵后妬每欲殺之紹興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齋宮后乘便遂寘之死地或以聞上駭



且忿怒於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兩宮有間言天下寒心皆歸過於后后以慶元庚申上仙權殞赤山甫畢雷震山崩亟復修治之

道學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迥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宋公元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

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蘊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



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衰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閔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已者指爲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爲僞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嘆也已

鄧友龍開邊

鄧友龍長沙人嘗從張南軒游自詭道學旣登朝



時論方攻僞學因諱而晦其事時外祖章文莊公爲學官喜滑稽嘗以祀事同齋宿談謔之際友龍不能堪以語及之云章戲之曰若然則又是道學矣友龍面發赤大銜之未幾入臺章公由學士院補外公本謝丞相客也會友龍爲右史而宇文紹節自右史代之於是召文莊爲宗政少卿友龍不能平以嗾紹節紹節甫供職未及受告首論其事語侵謝蓋亦以見厭於韓矣章命旣寢謝遂去

國而友龍亦出爲淮西漕日夕謀復入時金人方困於北兵且其國歲荐飢於是沿邊不逞之徒號爲跳河子者時時剽獵事狀陳說利害友龍得之以爲奇貨於是獻之於韓韓用事久思鈞奇立功以自蓋得之大喜附而和者雖不一其端實友龍發之也孔子所以畏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文莊論安丙矯詔

安丙之誅吳曦也矯詔自稱宣撫副使遂徑入銜



上奏時章文莊直學士院因謂矯制假命一時權宜濟事可也事定奏功便當退用初銜而遽稱所假是豈復有朝廷乎今爲朝廷請宜先赦其矯詔之罪然後賞其斬曦之功則恩威並用折衝萬里之外矣而時相方自以爲功謂此詔非矯實朝廷密旨且請御樓受俘於是疏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議雖格而竟以所矯官職授之其後丙亦自斃否則又一曦也

王沈趨張說

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景文沈瀛子壽始俱在學校有聲旣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

協韻牽強

詩辭固多協韻晦菴用吳士老補音多通然亦有



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約  
以來方有四聲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牽強也離騷  
一經惟多艱多替之句最爲不協孫莘老蘇子容  
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菴以艱音申替音天  
雖用才老之說然恐無此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  
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  
協不勞牽強也

沈君與

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卽東老之子也家饒於財少  
游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  
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  
三不售撒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  
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  
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  
報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  
日携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



沈遍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直而去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旣而擢第盡買國子監書以歸時賈收耘老隱居茗城南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黃稭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蹒跚鉗齒白圓臍吸脇斗膏紅螯須園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細擘蔥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螯

蚌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紫鼎鑊終烹八瓊紅嘲稱吳兒牙似鍍劈慚湖女手如蔥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爲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團雌還却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滷醢成何處汚園蔥好收心躁潜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真氏人謂



賈秀才娶真縣君以爲笑沈所指團雌爲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

吳侗

吳侗字公度吳興人試補太學爲第一崇寧五年羣禮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聲風采人莫不求識面而願交遂經學妙語言爲時聞人其父伯陽嘗夢若遊奕使者立東階問秀才在否曰不在遂去出門見旌旛容物彌望不絕曰秀才歸但道天

赦曾來已而捷音至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初自刪定勅令所出爲寧海推官時蔡京罷相居城中意其生計從容委買雪川土物無虛月侗意不平念吾以文學起身而不以儒者見遇報以實直京覺之而怒重和二年召爲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時京以太師魯公賜第京師朝朔望一日上問京卿曩居杭識推官吳侗乎今以大臣薦欲除官



對曰識之其人傲狠無上上驚曰何以知之曰吾知陛下御諱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圍之蓋言個字也上默然不懌未幾言者承風旨論罷自是不復出及京敗知鄆州孫燾言巴人有草祭之謠上其事甚者論其卽倉爲宅拆倉字爲人君二字謂京有不臣之心雖若附會然亦平日好以字畫中傷善類之報也

御宴煙火

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旣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爲之驚惶拂衣徑起意頗疑怒爲之罷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將排辦巨璫陳詢盡監繫聽命黎明穆陵至陳朝謝罪且言內臣排辦不謹取自行遣恭聖笑曰終不成他特地來驚我想是誤耳可以赦罪於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殺龍



吳興鄞南朱教授

失其名

嘗江行舟人忽報小龍見

請禱之朱出視之小蛇也以箸夾入沸湯中蛇躍  
出自投於江却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沒頃片雲  
霹靂煙霧蔽舟既而舟上一竅如錢朱已斃於舟  
中矣又王村芮祭酒燁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  
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鑪或飲於杯往來  
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芮疲於修築  
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

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  
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  
殺卽舉笏擊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  
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爲名臣  
其幸不幸也如此



齊東野語卷十二

姜堯章自敘

單丙文附

番易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  
■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  
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  
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  
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  
使鄭公受■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



齊東野語  
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崑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旣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

曾幼度商鞅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



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  
若有所夫人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其與平甫者復  
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旣歿稚子甚幼入  
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  
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旣  
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同時黃白石景說之言  
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燿於  
無窮也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

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  
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一布衣耳乃得盛  
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鍾鼎真可敝屣矣是時  
又有單煒丙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  
字畫遒勁合古法度於攷訂法書尤精武舉得官  
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交自號  
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堯章詩詞  
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藁



數篇尚思所以廣其傳焉

白石禊帖偏旁考

堯章攷古極精有絳帖評十卷行於世審訂深妙人服其贍又嘗於故家見其所書禊帖偏旁考亦奇因識於此與好古者共之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

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在 事字脚斜拂

不挑 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

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音疎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卷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

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

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亦直作一

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觀天

卜之蘭亭矣



禊序不入選帖

逸少禊序高妙千古而不入選或謂絲竹管絃天  
 朗氣清有以累之不知絲竹管絃不特見前漢張  
 禹傳而東都賦亦有絲竹管絃燁煜抗五聲之語  
 然此二字相承用之久矣張衡賦仲冬之月時和  
 氣清又晉褚爽禊賦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  
 於通川風搖林而自清氣扶嶺而自鮮況清明為  
 三月節氣朗即明又何嫌乎若以筆墨之妙言之

固當居諸帖之首乃不得列官法帖中又何哉豈  
 以其表表得名自應別出不可與諸任齒耶亦前  
 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耳識者試評之

淳紹歲幣

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

紅絹十二萬疋疋重十兩

浙絹八萬疋疋重九兩

樞密院差使臣四員管押銀絹戶部

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同左帑庫子秤子於先  
 一年臘月下旬至時貽軍歲幣庫下卸續差將官



一員部押軍兵三百人防護過淮交割官正使例  
 差淮南漕屬副使本軍倅或鄰州倅例用歲前三  
 日先賚銀百錠絹五百匹過淮呈樣金人交幣正  
 使例是南京漕屬副使諸州向知於所賚銀絹內  
 揀白絹六疋銀六錠三分之令走馬使人以一分  
 往燕京一分往汴京漕司呈樣一分留泗州歲幣  
 庫以備參照例用開歲三日長交通不過兩月結  
 局初交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需

索作難之故數月後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

退其四五

自初交至結局通支金人交幣官吏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金三十五兩木綿

三十六疋白布六十二疋酒三百四十五石共折銀六百二十兩木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雜物等並在外俱係淮東漕司出備又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每歲例增

添銀二百餘兩並淮東漕司管認凡吾正副使并  
 官吏飯食並淮東漕司應辦下至安泊棚屋廚廁  
 等皆自盱眙運竹木往彼蓋造彼皆不與焉盱眙  
 日差倚郭知縣部夫過淮搬運銀絹兼應辦事務



其揀退者遇夜復搬運過淮歸盱眙庫交收其勞人往復如此且我官吏至淮北岸約三百餘步始至交幣所皆徒步而往雨濘則攝衣躡屐蹇蹶而行艱苦不可具道也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幹官權安節為歲幣使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揀退銀絹甚多逼令携歸安節固拒金人至遣甲兵逼逐安節不勝其憤曰寧死於此不得交誓不回雖野宿不火食亦無害聲色俱厲彼度不能奪竟如數

收受給公文而歸壽皇知之喜曰安節在彼界能如此甚可重若非遇事何自知之遂除監六部門時通判揚州汪大定亦同此役頗著勞績亦蒙獎拔焉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匹

錦茸背紫絲撚金線青  
絲綾檮蒲綾線子羅又

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覲香茶藥物果子幣帛雜物等復不與焉若外遣泛使則其禮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發副使土物之費

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兩正副使四百



貫銀絹各一百兩正又有公使各藥等錢上節銀各五十兩絹十疋中節銀絹各十兩疋下節各五兩又有朝辭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金二十五兩并腰帶笏馬回程

茶藥各二兩銀合及泛賜等物在外若盱眙等軍在路四處應辦南

北賀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賜御筵每處費

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而沿途應辦復不預若北

使之來賜予尤不貲焉宣和甲辰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綠縉二千疋

栳例五番運送交納又代輸燕京稅物綿絲雜物計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紹興壬戌初講和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疋兩今每歲各減五萬疋兩至兀朮病篤之際告

戒其四行府帥云江南累歲供需歲幣竭其財賦

安得不重斂於民非理擾亂人心離怨叛亡必矣

在彼者尚知有此為我者當何如哉時聘使往來

旁午於道凡過盱眙例遊第一山酌玻璃泉題詩

石壁以紀歲月遂成故事鐫刻題名幾滿紹興癸

丑國信使鄭汝諧一詩云忍恥包羞事北庭奚奴

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勒却向都梁記姓名

可謂知言矣噫開邊之用固無窮而和戎之費亦



不易余因詳書之

書籍之厄

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靖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撫其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

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韋述蓄書二萬卷鄴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室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



陳氏番易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  
莊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  
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  
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  
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  
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其後靡不厄於兵火者  
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  
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

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  
失無遺近年惟貞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  
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  
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  
散失至如秀崑東窗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  
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  
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  
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十餘卷



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皮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籙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埽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爲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以示子孫云

雷書

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電故先儒爲之說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

聲陽也光亦陽也亢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問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慧又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善昏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何也曰此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康節嘗問伊川曰子以爲雷起於何處伊川曰起



於起處然則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詳而余猶謂有不可曉者焉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爲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云謝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於道藏經中得謝仙事驗以爲神又吳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嘗因雷震有天書勣溪火三字餘若符篆不可曉及近歲德清縣新市鎮覺海寺佛殿柱亦爲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漢

隸者云收利火謝均思通又云酉異李灼火此乃得之目擊者又宜興善權廣教寺柱亦有雷書駱審火及謝均火者華亭縣天王寺亦有雷書高洞揚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皆倒書內令章二字特奇勁類唐人書法然則雷之神真有謝姓者邪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衆安橋南酒肆卓間有雷書迨堯永三字此類甚多殊不可測此所以神而不可知者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也



蓋有未易語者耳

賈相壽詞

賈師憲當國日卧治湖山作堂曰半閑又治園曰  
養樂然名爲就養其實怙權固位欲罷不能也每  
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  
館膳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然皆諂詞  
嚙語也偶得首選者數閱戲書於此陳惟善合寶  
鼎詞云神鼇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

碁如許爭一着吾其衽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  
處邠風葵棗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  
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千門角  
鑰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  
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赤鳥繡  
裳消得道斑爛衣好儘龐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  
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  
龍尾放班回早廖瑩中羣玉木蘭花慢云請諸君



着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鯨漲雪雁微  
迷煙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  
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橐鞬磨盾夜  
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鳧鷺太平  
世也要東還越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鍾鼓不妨平  
地神仙陸景思甘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  
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  
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

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  
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  
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奚減倬然齊天樂  
云金飈吹淨人間暑連朝弄涼新雨萬寶功成無  
人解得秋入天機深處閒中自數幾心酌乾坤手  
斟霜露護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銀兔而今神仙正  
好向青空覓箇沖澹襟宇帝念羣生如何便肯從  
我乘風歸去夷遊洞府把月杼雲機教他兒女水



逸山明此情天付與從橐破塘柳云指庭前翠雲  
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  
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閉情半許聽  
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覩琪花路相接西  
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  
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瑤巵緩舉  
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應酉居安  
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雨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

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  
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閑  
心鶴外被乾坤係定虹玉腰圍闐闐雲邊西風萬  
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  
比周公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  
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閑之姬旦所謂三  
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  
名也賈大喜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旣而語客曰此



詞固佳然失之太併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事聖茹素

余家濟南歷城曾大父少師遭靖康狄難一家十六人皆奔竄四出大父獨逃空谷晝伏宵行一旦遇追騎在後自度不可脫遂急竄古祠亟伏佑聖坐下傍無蔽障亦不過待盡而已須臾北軍大索雖智井林莽棟梁間極其冥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則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豈

非神所佑乎逮今吾家世事佑聖甚虔凡聖降日齋戒必謹蓋以答神庥詔子孫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異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有南渡之覆金淵叔參預日一日奏事下殿與臺臣劉應弼邂逅忽所特笏鏗然有聲視之有紋如線上下如一若墜於



地者殊不可測甫退朝則劉彛章已出蓋降陛相遇之際正白簡初上之時也可謂異矣時淳祐甲辰歲也

三教圖贊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画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肯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捕猿戒

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先君向守鄞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



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嚴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

其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垢浣以火燒之則淨十洲記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織爲火浣布有垢燒卽除其說不一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於是遂刊此論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昔溫陵有海商漏舶搜其橐中得火鼠布



一疋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許歸以爲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許余嘗親見之色微黃白頗類木綿絲縷蒙茸若僕紛蜂黃然每浣以油膩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雪了無所損後爲人強取以去

或云石岩有絲可織

爲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曆差失閏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既

已頒曆而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以書白堂且作章歲積日圖力言置閏之誤其說謂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歲爲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而十九年爲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此其綱領也前漢律曆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



以紀閏餘此章法之不可廢也如此今頒降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又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殊所未曉竊謂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若

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矣且尋常一章共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四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來去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



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數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於此況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箇時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餘分且未有餘分安得便有閏月則是後一章發頭處便算不行其

繆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曆却有一說簡而易行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說而改正之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爲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爲十一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即可爲十一月初一却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趨下一日直至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爲大



盡如此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  
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則昔人所  
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不得歸餘  
於終正此謂也蓋自古之曆行之既久未有不差  
既差未有不改者漢曆五變而大初曆最密元和  
曆最差唐曆九變而大衍曆最密觀象曆最繆本  
朝開基以後曆凡九改而莫不善於紀元曆中興  
以後曆凡七改而莫善於統元曆且後漢元和初

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雖曆已頒亦改正之  
今何惜於改正哉於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  
震至蓬省與大史局官辨正而大史之辭窮朝廷  
從其說而改正之因更會天曆爲承天曆元震轉  
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  
焉余雖不善章部元紀之術然以杜征南長曆以  
攷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法則異乎  
此竊有疑焉謂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



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無乃失之疏乎禧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歲一閏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無乃失之數乎閏之二年辛酉既閏矣禧之元年壬戌又閏禧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

閏何其愈數乎至於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曰十一月辰在申司曆過也於是既覺其繆故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歷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其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併著於此以扣識者



齊東野語卷十三

漢改秦曆始置閏

余嘗攷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閱程氏考古編謂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爲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大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



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失頗得其說焉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曆攷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

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邪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曆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累書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書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閏歲又皆



齊東野語 二  
不書是知不書者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  
自此置閏也雖然此非余臆說也復證以史記曆  
書自大初更曆以至征和也如太初二年天漢元  
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閏則知余言似可信云

### 綱目誤書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  
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蓋著書之難自昔而然今  
漫撫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摘前輩以爲能也

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餘人  
見本紀通鑑書曰暍死暍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  
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  
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  
人以挺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則通鑑誤  
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  
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  
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



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爲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也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

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卽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爲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



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爲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

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

秦會之收諸將兵柄

秦會之旣主和懼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



當若何張韓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  
率裁量不盡得而退軍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  
力或申請輒不報常若不能專力云檜曰有是  
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  
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  
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領  
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  
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

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  
積職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  
得舉首或溷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  
誅殺小亦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旣下  
諸校新免所隸可自結和人人便寬善共命報應  
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  
銜漏挂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  
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庭官顧不役屬耶三人者



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張才彥

歷陽張邵才彥乃總得居士祁晉彥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務郎上書賜對假大宗伯奉使撻覽軍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議成紹興十三年始與洪皓朱弁俱還後爲敷文閣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陽卒初總得爲小官時嘗爲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論薦其後子正死明仲斥久矣

紹興二十四年總得之子安國由鄉薦試得捷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埴爲冠埴試浙漕南宮居第一先臚傳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旣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爲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喏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對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却先是太母歸自北方將發得與天



族別淵聖偃卧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才彥時亦聞之痛憤至是服中遺相書謂彼雖欲留淵聖以堅和好然所貪者金帛實不難於還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爲好詞上疏頌其靖康乞立趙氏冀贖失言之罪上方褒秦和戎之功才彥遂自祕選躡進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彥居四明杜門絕交不出懼禍迺爲佯狂初出使未還妻李卒於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

非命且指總得爲辭蓋是時實由已病言或出於狂易抑知安國得罪冀以自免語轉上聞於是逮總得赴大理獄鞫殺嫂事囚繫甚苦其年十月秦死逼歲安國叫閤中批命刑部尚書韓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釋去方被逮時道無錫夢大士告以無恐蓋預知秦亡然因是總得亦病狂惑安國更入郡有德愛以當暑送虞雍公飲蕪湖舟中中暑卒年纔三十餘士論惜之



韓通立傳

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藁劉問爲韓堂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皞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註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皞乃王沂公會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爲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爲首蓋祖子融之意也

老蘇族譜記

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士至文昌寓居雪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



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概見也正輔上世爲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繫者遂

得放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活冤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爲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馨弗聞有名唐者宣政間附王蔡最貴顯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節之孫溥公濟守眉日子山與之不咸廉得其罪狀用疋絹大書櫝盛之遣介持抵成都帥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帥蕭振德起得之以爲奇貨逮公濟赴



成都獄嚴鞫之獄吏知其寃遂教公濟一切承之不然死無以自明公濟悟如其教不復辯獄上朝論以爲匿名書法不當受而制司非得旨不應擅逮守臣遂皆罷之公濟雖得勿問而憤憤不能堪訴之於天許黃籙十壇至其子始償如數子山之居極壯麗一夕大火不遺寸椽子山本附秦檜至右史後忤意謫安遠縣令以死焉

中謝中賀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釁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sub>云</sub>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卽云臣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惕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



東坡荆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如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嘗以問公公荅之正如此

復覆伏三字音義

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二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古復竟論語言可復也克

已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二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



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年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餼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曰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其所自爲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又紹



齊東野語 十三  
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儂銜  
命道荆襄宛洛祇謁鞏襄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  
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儂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  
舍煙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  
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  
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  
勝敗無常君正人且近屬吾當以自己兵衛送君  
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儂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

後飛得罪下獄儂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  
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儂身  
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爲飛黨遂罷宗曰與  
祠云又張魏公之出督也臣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  
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  
元帥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  
終身

若干如干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絕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嘗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漢食貨志顏註云設數之言也干如箇謂當如箇數也亦曰如干文選任參升竟陵王狀食邑如干戶註云如干戶卽若干戶也然又爲復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文云以國爲姓然則有干又國名也

祠山應語

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著龜姑志奇驗數事於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爲有力者攘去再以毘陵等三壘干祀第餘月不報先妣時留霽禱於南關之祠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及收杭信則聞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汀之命下矣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禱籤得壘之上九云壘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蟲



在皿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虻  
蝮二其色如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  
籤云不堪疾病及東牀云是歲外舅捐館壬午  
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益  
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時楊大芳  
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勞曰巫言神語皆吉毋庸輕  
動余不能決因卜去就於神得五十六云遭人彈  
劾失官資火欲相焚盜欲窺於是挈家湖濱是夕

四鼓遂成焦土

傅伯壽以啓擢用

傅伯壽爲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啓贊之  
曰澄清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恥矣  
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歟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  
向願出鎔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  
三官奪執政恩

林外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詼譎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入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卽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

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爲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遏水者倒題橋下人亦傳爲呂翁作惟高廟識之曰是必閩人也不然何得以鎖字協埽字韻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詞已有紀載茲不復書南劔黯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驛壁曰千古傳名黯淡灘十船過此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



甄雲卿

永嘉甄雲卿字龍友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鄉人無不狎侮木待問蘊之爲尤甚木生朝爲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曰金銀銅鐵鋪絲綿紬絹網鬼魁魍魎魁蓋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甄辦給雄一時謔笑皆有餘味一日登對上戲問云卿安得與龍爲友

甄倉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堯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爲友聞者惜之競渡日着綵衣立龍首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然於性理解悟凡禪衲機鋒皆莫能荅將亡之日命其子爛煬且召蘊之將囑以後事甄居城外昏暮門闔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則勿爛以待旦旣旦木聞之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主吾喪則濟矣木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



逝既復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卧乃絕

西林道人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  
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忽有鬚髻道人過而  
睨之哂曰詩仙醉邪顧酒家善看客我當將償酒  
錢索水小盃以瓢中藥少投之入口略嗽嚥之地  
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視駭歎忽失道  
人所在薄暮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悵然自

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可酬所直了無贏餘明  
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於壁自以爲遇仙酒肆  
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山旗亭之甲而諸公亦若  
有悟云

崔福

崔福故羣盜也嘗爲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  
兒同榻兒寒夜啼不得睡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  
兒口兒得衣身煖啼止遂得逸去因隸籍軍伍累



從陳子華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陳往江西留南昌既而子華易閩金陵兼節制淮西而崔仍留洪時倅攝郡一日倅與郡僚宴滕王閣崔怒其不見招憾之適至府治前民有立牌訴寃者崔乃携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嗾諸卒盡碎飲器官吏皆奔逸竄去莫敢與嬰其鋒子華知之遂檄還建康會淮西有警命王鑑出師鑑請福爲援福不樂爲鑑用託以葬女擅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且必正其慢令之罪會子華亦厭忌之於是遂從軍法然後聲其罪於朝福勇悍善戰有聲其死也軍中惜之然其跋扈之跡已不可掩殺身之禍實有以自取之也

張又林叔弓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旣爲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



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闢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

優語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



三十六髻也近者巳亥歲史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荅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玠字人皆刺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虜粟可少緩請至三四其荅如前胥擊其首曰

甚事不被虜粟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虜粟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旣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誚之云汝旣爲徹底清却如何如此荅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闔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



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不巳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譏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爲貼書勉其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遊都城窘無資用卽荅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費否則至場中定藏行也奕者



以不露機爲藏行云又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遼乎邈哉聞者絕倒

齊東野語卷十三

終

齊東野語卷十四

館閣觀畫

乙亥歲秋祕書監丞黃恮汝濟以蓬省旬點邀余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扁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巒曰羣玉堂堂屏有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曾海野曾殂後



復獻韓相平原韓誅簿錄送官左爲汗青軒軒後多古桂兩旁環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濯纓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繹志曰采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諤所爲精緻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祕閣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

收冬餘四匣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尚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僞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哭魚丘子圖唐模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幅絕高古李成重巒寒溜孫太古誌公展子虔作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士雷小景符道隱山水關仝山水胡瓌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亦有甚謬



者通閱一百六十餘卷絕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

鍼砭

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長孫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玄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曰當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

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癥龐安常視孕婦難產者亦曰兒雖已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卽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旣痛卽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近世屠光遠亦以此法治番易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蓋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脞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



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爲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入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

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比聞趙信公在維揚制閩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可療於是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爲血氣所吸留竟不可出某倉惶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



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老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卽日疾愈亦可謂奇矣然古者鍼以石爲之昔金元起欲註素問訪王孺以砭石荅曰古人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

世無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又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銅鍼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木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木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因併附見於此



巴陵本末

穆陵既正九五之位皇兄濟王竑出封宛陵辭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於雲城之西寶慶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與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嶽行祠取龍椅置一廳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脇之

以兵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出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於州門聲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時皆聳動以爲山東狡謀比曉則執兵者大半皆太湖漁人巡校司蠻卒輩多識之始疑其僞王乃與郡將謀帥州兵勦之其數元不滿百也潘士竟逸去

後明亮獲之楚州河岸

寓公王元春遂以輕



舟告變於朝急調殿司將彭恂赴之兵至賊已就  
 誅矣主兵官苟統領者堅欲入城意在乘時劫掠  
 舟抵南關張王祠下忽若有方巾著白袍人擠之  
 入水於是亟聞之朝廷亦以事平俾班師焉使非  
 有此一城必大擾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錫  
 來且頒宣醫視疾之旨時王本無疾實使之自為  
 之計遂縊於州治之便室昇歸故第治喪

本州有老徐駐

泊云嘗往視疾至則已死矣見其已用錦被覆始  
 於地口鼻皆流血沾漬衣裳審爾則非縊死矣始

欲治葬於西山寺其後遂藁葬西溪焉初朝廷得  
 報謂出山東謀史揆懼甚既而事敗李全亦自通  
 於朝以為初不與聞疑慮始釋遂下詔貶王為巴  
 陵縣公夫人吳氏賜度牒為女冠移居紹興改湖  
 州為吉安州王元春以告變功遂知鄉郡時秀王  
 第十三子師彌逃難菁山園廟亦獎其能守園陵  
 躡等升嗣襲甚者以潘閻嘗從秦王為記室有同  
 謀之嫌亦黜其先賢之祀焉先是天台宋濟仲楫



爲守日更立諸坊扁其左題曰守臣宋濟立未幾  
變作或以爲先識云其後魏了翁華父真德秀希  
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堅皆相繼疏其寃大理評  
事廬陵胡夢昱季晦應詔上書引晉申生爲厲漢  
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訐直無忌遂  
竄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詩送之翁云應詔書  
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  
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合清

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杜云廬陵  
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  
書莫焚藁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  
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吹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  
來天樣闊蠻煙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  
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汾憂國意何  
窮竟歿於貶所端平更化詔許歸葬官其一子洪  
舜俞當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言蓋與諫



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峻潔志概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起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遠魂不可招潦霧墮鳶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不朽矣以周成子與謀鞫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璿力

辨其非皆坐貶死臺諫李知孝莫澤奉承風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從僞彈劾無虛日朝野爲之側足越再歲忽頒寬恩或謂史揆嘗有所覩而然辛卯鬱攸之變太室省部悉爲煨燼下詔求言籍田令徐清叟應詔疏略云人倫睦則天道順一或悖其常則天應之以禍也巴陵有過罔克繼紹大臣協定大計挈神器歸之陛下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道衣服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



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甚焉况曩因巴陵註誤名在丹書者比以慶賚生者敘復死者歸葬然恩及疎逖而親者反薄臣恐寧宗在天之靈或謂不然也蓋陛下之與巴陵俱寧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貴如此而巴陵僂辱如彼詎合人父均愛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緣此蓋以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氣累載積年猶未消釋有以傷和而召異也

云

云

癸巳六月御筆命有司改葬追復王爵所有命繼之事則事關家國非朕敢私丙申歲正言方大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陛下隱之於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間側聞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彼故王退守藩服變出倉卒雪川之舉深可痛矣臣嘗記真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又記洪咨夔之疏曰雪



齊東野語 十  
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歿非陛下之本心  
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疏皆可謂得其  
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爲惻怛貫穿百代之興亡指  
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使人流涕當是時也天地祖  
宗猶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魄猶有以亮  
陛下之不得已今將十載天斃老妖端平改絃威  
福自出此非昭寬雪社之時乎臣恭覲六年六月  
御筆有曰脇狂陷逆人曰復爵抵而立後一事則

以事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覲二年七月御筆有  
曰衛王功茂深欲保全其家又曰劄付宅之兄弟  
自今臣僚無復攜撫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讐何  
其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撫愛子何  
其厚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以爲  
何如哉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繁  
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霜發孤寄抑墮緇流  
云 臣剽聞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



情愛備至使無彌遠先入之言寧不愴念疇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愛之義死乃不蒙繼絕之恩乎臣聞真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爲大恨又見洪咨夔嘗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獨夢昱所謂冤不散則禍不消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其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夢昱之論亦未明也羣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爲深諱陛下豁然開悟特下

明詔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瑩高燥亟謀紹承幸在億萬之猶存庶精爽之有託若敖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間耳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二王之家正徐傅之戮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

云云丙

申明禮大雷電雨雹詔求直言架閣韓祥疏曰四海之大誰無兄弟尊爲元首寧忍忘情宿草荒阡



彼獨何辜二三臣子勸陛下紹巴陵之後則弗顧  
 請陛下行徐傅之誅則弗忍焉知新城冤魄不日  
 夜側愴請命上帝乎司農丞鄭逢辰封章略曰妖  
 由人興變不虛發推原其故陛下撥天怒者其失  
 有四一曰天倫未篤二曰朝綱未振三曰近習之  
 勢寢張四曰後宮之寵寢盛何謂天倫未篤兄弟  
 人之大倫也巴陵之死幽魂藁葬敗冢荒丘天陰  
 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見者隕涕太子申生之

死猶能請命於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  
 雪川之變竄身水竇襟裾濡克徒迫脇情實可  
 憐今乃烝嘗乏祀嫠婦無歸豈不撥天怒邪云  
 丁酉火災三學生員上書謂火起新房廊乃故王  
 舊邸之所火至僊林寺而止乃故王舊宅之林皆  
 指為伯有為厲之驗太常丞趙琳疏亦以春秋鄭  
 伯有良霄為厲之驗一時朝紳韋布咸謂故王之  
 冤不伸致干和氣獨府學生李道子立異一書援



唐立武后事謂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廣南額外攝官事鄒雲一書尤爲可駭大略謂濟邸不能一死受程軍陳登之徒班廷拜舞於倉猝之際天日開明著身無地夫復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興憐陛下又從而加惠之復其爵位給其帑藏可謂曲盡其恩今天下之士不知大義所在復以立嗣爲言簧鼓天下之聽且濟邸雖未得罪於天下而實得罪於春秋濟王不道法所當除陛下尚軫

在原猶存爵位借使勉從羣議俾延於世不可也矧當世情多阻之時人心趨亂者衆萬一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懷王孫而激亂者當是之時置國家於何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真德秀之賢猶且昧此況他人乎二人並特旨補將仕郎權夕郎丁伯桂駁之乃止殿院蔣峴伯見謂火災止是失備更無餘說且云濟邸之於陛下本非同氣之親非兄弟而強爲兄弟又云中庸達道始於君臣而



次於父子大易二篇基於父子而成於君臣而況下於父子者乎以此見君臣之道獨立於天地之間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當問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語巫而誣焉於是太武學生劉實甫等二百餘人相率上書力攻之峴遂罷言職至景定甲子歲度宗踐祚之初監察御史常懋長孺奏巴陵之事豈其本心真宗能還秦郎之後以成太宗之心陛下豈不能爲故王續一綫之脉哉

既而御筆云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尚有未復所贈官嘗曰留以遺後人卽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尚書令之典也所宜繼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仍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又至德祐乙亥邊事俶擾臺臣以此爲請而常長孺入爲文昌一再奏陳以爲此亦挽回天意之機且雪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爲



立後又過矣匹夫匹婦之冤猶能召飛霜枯草之災况嘗備儲闈之選乎且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日至毋乃巴陵得請於帝乎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欲乞英斷爲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爲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請未已也遂有旨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濟王特封鎮王賜諡昭肅所有墳塋令臨府兩浙漕司相視更加修繕仍令封椿安邊所<sub>批</sub>出一萬畝給賜仍差王應麟前往

致祭蓋應麟亦嘗有請也又批令於兩班中擇穆相當二三歲以下者指定一員以奉其祀嗚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數奇

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註云奇不偶也言廣命隻不偶也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爲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然或以爲疑余因考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吾數奇命



薄唐文粹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王維詩衛青不  
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杜詩數奇謫關塞道  
廣存箕穎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坡詩  
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  
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諫筍諫果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  
筍味勝肉籠籜稱寬莫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

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  
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  
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  
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  
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  
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鼻  
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爲客一設及來黔



人冬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僂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茶苦者果何謂哉又記涪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

諫軒其後王宣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爲諫果也

姚幹父雜文

姚鎔字幹父號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嘗師之記誦甚精著述不苟潦倒餘六旬僅以晚科主天台黃巖學暮年而殂余嘗得其雜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今散亡之餘僅存一二懼復失墜因錄之以



著余拳拳之懷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佛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鷺能基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此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井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

聲訶訶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觜至剛啣木爲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脩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脩廊爲之空洞廣廈



爲之頽圯夫人營創亦云難只上棟下宇欲維安  
止爾廼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天下其寧  
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  
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旣  
杉櫨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逐馨  
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岌岌乎殆哉雖  
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  
鬪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

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  
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  
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旣靈性之不泯宜善言  
之可施余之諦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  
爾畫地爲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  
倍蓰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苟諄諄  
而莫聽是對馬牛而誦經其去畜類也幾希以酒  
酌地爾其知之又效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



福之馬嘉魚云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  
睥兒鬻用火燻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  
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疏  
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  
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觸怒則頰張鬣鉤若  
鎖岐者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悠然逝矣  
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  
云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螯堪敵虎然取

蜂兒者不論鬪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窟於土  
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  
赴燄盡殪然後連房剝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  
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炎而不安其所  
其隕也固宜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  
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蜀色終始不渝嗜  
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  
猩見之知爲餌已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



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携儔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旣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屣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繼母服

何自然本何佾德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卽出繼何修德揚後佾再娶周氏及自然爲中司日周氏死

自然以不逮事申審合解官申心喪下禮官議以爲母無親繼之別朝廷不以爲然復下給舍臺諫議太學生朱九成等各上臺諫書論其當去集議旣上雖以爲禮有可疑義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禮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去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隋書劉子翊傳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爲侍御史駁



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菽按菽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又曰親繼旣等心喪不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違禮垂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汗於風俗事未竟從子期之議禮官具白於廟堂議乃定乃知讀書不多不足以斷疑事也

食牛報

曾鳳朝陽廬陵人余嘗與之同寮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爲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於是矍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



日當終身不食大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良  
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鄉人家具牛炙甚美朋  
舊交勉之忍饞不禁爲之破戒歸卽得疾疇昔之  
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  
聞其說異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  
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  
先妣及余皆稟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  
證非雁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  
爲不誣因併著之以爲世戒



齊東野語卷十五

曲壯閔本末

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偉長於兵略屢戰有聲知延安府時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及寇犯陝西庶召端則以未受命辭敵知端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督端爲援端以爲救鄜延不如全陝西乃遣吳玠攻華州旣而延安陷



庶無所歸遂以百騎馳至端軍端以戎服見問庶  
延安失守狀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  
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  
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司  
印旣而以擒史斌功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  
安撫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  
御營提舉召端疑不行會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  
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司

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是時端與吳玠皆  
有重名陝西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  
有勇是吳大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  
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爲啼哭  
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旣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  
先使張彬往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  
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婁室以孤軍深入我合  
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



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室孤軍然將士輕銳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乃劾玠違節制其秋

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爲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旣與浚異趣時王庶爲宣撫司參謀與端有宿怨因譖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積前疑復聞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罷其兵柄與祠再謫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是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命及爲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乃爲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



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敘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又敘營州刺史與祠徙閩州浚亦自興州移司閩州復用端玠既憾之且懼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譖之以端嘗作詩云不向關中圖事業却來江上汎扁舟舉此以爲指斥浚

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虜疑端知其謀於是徙端恭州置獄命武臣康隨爲夔路提刑鞠治康隨者先知懷德軍盜用庫金爲端所劾時武臣提刑廢已久浚特以命隨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官不知何人日盛服候之如事上官之禮端甚訝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決無他慮若欲早出



第手書一病狀獄司卽以申主便可憑藉出矣端欣然引筆書之甫就獄官遽卷懷而去是晚卽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遣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日又詔謚端壯閔制曰屬

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旣乃癸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享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執撾以軍禮見閫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間聞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



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滑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人歸未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冤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爲冤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爲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

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渾天儀地動儀

舊京渾天儀凡四座每座約用銅二萬斤至道儀在測驗渾儀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局熙寧儀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儀在合臺南渡後工部員外郎袁正功嘗獻木樣詔工部折半製造計用銅八千四百餘斤後不克成至紹興七年嘗自製小樣十四年令內侍邵諤領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



臺其一留祕書省測驗所皆精銅爲之工緻特甚然比之舊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渾天儀始於洛下閎或以爲璿璣玉衡之遺法非也其後賈逵張衡解蘭李淳風梁令瓚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獨有候風地震之器曰地動儀者無傳焉按漢張衡傳此儀以精銅爲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

中龍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銜之丸卽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之則知某地分震動矣北史信都芳明等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動地銅鳥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遺經一卷今皆傳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尋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天測之可也若地震則出於不測蓋陰陽相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而肉潤



目動耳氣之所至則動氣所不至則不動而此儀置之京都與地震之所了不相關氣數何由相薄能使銅龍驤首吐丸也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可也

腹笥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於

郡時太守倪普亦怒之遂從徒坐而更塑其像雖可少雪天隨之辱然無復當時之腹藁矣雪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樅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欹傾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時人手寫皆硃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錢之類多爲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囊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



齊東野語 八十五  
繪佛像亦頗極精妙後經筭一旦遂空亦竟莫知  
火起之由豈釋氏所謂劫火者乎

龜溪二女貴

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  
出復歸李仁本勝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  
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驟  
責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妳子自稱人  
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妳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

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  
以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聘之因  
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  
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携以歸既  
而生似道未幾去嫁爲民妻似道少長始奉以歸  
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  
國至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祕  
器及水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足命中使護



葬師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諡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極矣故一邑產二女貴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曆約法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余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云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

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中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



齊東野語 十一  
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  
立春則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  
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等悉有歌括惜乎不  
能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  
算乘除不可也

### 玉照堂梅品

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  
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

治爰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江  
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  
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  
堂之數花時住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  
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  
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亞太保周益公秉  
鈞予嘗造東閣坐定者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  
里滿城無此好風光人境可見矣蓋予舊詩尾句



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  
凝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  
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清美不  
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  
終不肯頰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  
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污褻附近略不自揆  
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洞幾爲花呼叫稱寃  
不特三歎屢歎不一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

以爲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  
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  
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  
予與之言傳聞流誦亦將有愧色云

紹興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

凡二十六條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煙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鶴

清溪

小橋

竹邊

松下

明窗

疎籬

蒼厓

綠苔

銅瓶

紙帳

林間吹笛

膝上橫琴

石枰下碁

掃雪煎茶

美人淡妝簪戴

花憎嫉

凡十四條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醜婦

俗子

老鴉

惡詩

談時事

論差除

花徑喝道

對花張緋幕

賞花動鼓板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

凡六條  
舊本缺

花屈辱

凡十二條

主人不好事

主人慳鄙

種富家園內

與麤婢命名

蟠結作屏

賞花命猥妓

庸僧窗下種

酒食店內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下睨衣裳

青紙屏粉画

生猥巷穢溝邊



昔李義山襍纂內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輿於此約齋名鑑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一時所交皆名輩予嘗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日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今止書其賞牡丹及此二則云

律曆

沈仲存云近世精於曆者莫若衛朴雖一行亦不及之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

十六惟一 行得二十七 朴乃得三十五 朴能不用推算 古今日月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 凡古曆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卽能暗誦 旁通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 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 大 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 人眼不能逐 人有故移其一算者 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 至移算處則檢正而去 熙寧中選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 自言其得六



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曆矣至姚虞孫乃出新意用  
藝祖受命之年卽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巳卯號  
紀元曆於是立朔旣差定臘亦舛日食亦皆不驗  
未幾遂更焉宣和間妄人方士魏漢津唱爲皇帝  
夏禹以聲爲律身爲度之說不以繫黍而用帝指  
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  
合而爲九爲黃鍾律又云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則  
度量權衡皆自此出焉或難之曰上春秋富手指  
後或不同奈何復爲之說曰請指之歲上適年二  
十四得三入之數是爲太族人統過是則寸有餘  
不可用矣其敢爲欺誕也如此然終於不可用而  
止此事前所未有於理亦不可誣小人欺罔取媚  
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發識者一笑  
也

張氏十咏圖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咏圖一卷乃張子野圖其



父維平生詩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太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娛政績已聞同水薤恩輝遂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他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寧羨洛中圖其二庭鶴云戢翼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煙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閑啄苔錢數點青終日稻梁聊自足滿前雞鶩漫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栖上画屏其三玉蝴蝶花云雪朶中間蓓

蕾齊驟聞尤覺繡山品高多說瓊花似曲妙誰

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樹園飛無定撼風枝漆

園如有須爲夢若在藍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

心雲破處遙見去快孤浪闊疑升漢風高若汎湖

依微過遠嶼髣髴落荒蕪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

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損僅存一句云菰葉青青

綠苻齊其六歸燕云社燕秋歸何處鄉羣雛齊老

稻青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稀疎度苑牆已任



風庭下簾幕却隨煙艇過瀟湘前春認得安巢所  
應免差池揀杏梁其七聞砧云遙野空林砧杵聲  
淺沙棲鴈自相鳴西風送響暝色靜久客感秋愁  
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卽時新月落江城不知今  
夜搗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  
凍初開茗水清煙村遠郭漫吟行灘頭斜日鳧鷖  
隊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犁膏雨  
趁春耕誰言五福仍須富九十年餘樂太平其九

送丁遜秀才赴舉云鵬去天池鳳翼隨風雲高處  
約先飛青袍賜宴出關近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  
貧女云蒿簪掠鬢布裁衣木鑑雖明亦嬾窺數畝  
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梭絲物爲貴寶天應與  
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來豪族女總教時樣画  
蛾眉孫覺莘老序之云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  
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  
者必遺於彼故寧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



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年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爲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咏自娛浮游閭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彫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爲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售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

身亦可謂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咏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沉澹之思其然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緘素號十咏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旣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爲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詳於郡志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



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二卿方修吳興志討摭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顛末爲之跋云慶曆六年吳興郡守宴六老於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爲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維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於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

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余嘗攷之郎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治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蹟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画三幅號十咏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卽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於是始知維爲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



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爲守會六老之年實慶曆丙戌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於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膺仕爲時聞人贈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世固知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曆丙戌後十八年子野

爲十咏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爲太守爲之作序當熙寧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厚祐已酉其圖爲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緝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珙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清麗閑雅如灘頭斜日鳧鷖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今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哉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



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爲作墓志其一天  
聖八年進士則吾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  
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  
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逢世昇平百年久與齡耆艾  
一家同名賢敘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  
盛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画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  
門內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物尚爲張氏物先  
君爲經營得之存叟大喜亦常賦五絕句其一云  
買家喜傍水晶宮正是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  
六老追還慶曆太平風蓋紀實也余家又偶藏子  
野詩一帙名安六集舊京本也鄉守楊嗣翁見之  
因取刻之郡齋適二事皆出余家似與子野父子  
有緣耳

耿聽聲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  
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



持扣之耿喚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朝門內夏震微時嘗爲殿岩饋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棣爲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三衙扣爲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爲將官獨震方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爲三人結爲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由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巖虎亦爲帥皆立節度使班悉如耿之言

周陸小詞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彥博招飲籍



中有曹聘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顧公爲賦  
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軟酥凝就雨肥霜  
逗癡騃閨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  
嫌伊瘦又怕伊僝憊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  
歡公又賦一闕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渚眼  
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雖無  
候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姝  
麗有三傑謂韓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瓊也禁中

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公者阜陵亦爲一笑  
陸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爲破  
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顛顛蓬窗底飛上青天  
如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賦咏有云金鞭  
朱彈憶春遊萬里橋東罨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  
書憑春鴈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賓朋好  
在否篋有吳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  
馬清狂錦水濱是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消長



日■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  
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重輕又以  
此詩隱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  
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弄笛魚龍  
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  
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牋說  
與這回真箇問人前輩風流雅韻猶可想見也

齊東野語卷十五

終





